

女海燈

刊 月 半

版 出 日 五 十 日 一 逢 每

期十二第 卷二第 錄 目

- | | |
|------------------|------|
| 社 論蘇省實施義教事 | 通 一 |
| 言 從倫敦佛教會的希望說起 | 飯 桶 |
| 東蓮覺苑念佛開示 (霽亭法師講) | 林楞真記 |
| 研究 歸依三寶論 (續完) | 芝 峯 |
| 佛教的女性觀 (石川成章) | 窺諦譯 |
| 遊雨花臺記 | 何張蓮覺 |
| 通 汕頭的佛教 | 隆 祥 |
| 訊 青島湛山寺之現狀 | 無 煩 |
| 異類法緣記 (續) | 震 華 |
| 文 海吟集 | 大庸選 |
| 藝 六祖大師 (續) | 汪冰予 |
| 佛教新聞 | 記 者 |
| 編者的話 | 編 者 |

版 出 日 五 十 月 九 年 四 廿 國 民

論蘇省實施義教事

通一

本刊上期曾刊有大達法師作「讀索

園君告廟宇庵觀住持人之後」一文，據最近鎮江傳來消息，除了金焦山及竹林寺以外，鎮江全縣各廟宇的房屋都被指劃出一部份作為義務學校的校址，鎮江一縣如此，江蘇全省各縣自難例外，預料以後糾紛必多，不知弄到如何地步，我也是江蘇人，不能不講幾句話。

民國以來，全國廟宇被改作學校者已是很多，和尚自己沒有用，只得忍氣吞聲別尋去處，各省軍興，廟宇又被成營房，到現在，全國廟宇精華喪失十之五六，已够可憐，乃江蘇教廳為實施義教沒有校址又光顧到廟宇上來，假定和尚本身不反對這回事，而在辦法上也太嫌疏忽，太沒有精密的計劃，如此行去，有害無利，茲列舉之：

江蘇各縣文化發達情形不同，人口密度不同，已辦小學之多寡不同，各縣廟宇之多寡又不同，現在拋出這些重要不管，只威迫地說：「倘有故作刁難，

即行從嚴處治。」這樣，我以為縱使和尚馴如綿羊，赤手空拳讓出廟宇，而結果還不是一塌糊塗！

譬如江南各縣，因交通經濟各種關係，文化水準較高，有的一縣所辦的小學之多，便超過了江北的數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如不詳為調查當地情形，斟酌需要的程度，以為義教實施之實際上的根據，閉門造車之議，想亦難免，譬如人口密度問題，莫以全省而論，即一縣也有各區多少之別，退一步說：即使各區人口平均（假定有這末一縣）而廟宇也非各區都有，如此，應該怎樣補救？教廳不注意到這些，只怕一故作刁難，這真所謂捨本從末無濟於事的舉動。

誰都知道，打到土豪劣紳的口號雖在中國喊了許多年，實際上現在也許會比從前還要多，政府有了什末命令下來，他們是會趁着機會欺詐鄉民從中取利的，和尚是世外人，胆子最小，人又無

用，正可欺詐，正可借此話柄，來標擇你的房屋，等到你着了慌，只有掏荷包，前者去，後者來；總之，和尚是人人可以宰殺的。

一個和尚該住幾間屋？這些，教廳未曾說明，你說我房子很多，我說你存心敲錢，至此，糾紛之多，當是吾人意料中事了。

我以為辦義教是對的，借用廟宇餘屋也是對的，但是，在方法上，是這末僥倖，而先給和尚套上，「如有故作刁難，即行從嚴處罰」的帽子，這正足以顯出中國人對自己狠，日本人對中國人毋須講理，中國人對和尚也無須講理，這真是極有趣的一個對照，現在，監督寺廟條已呈撕廢了，教育行政機關也可以干涉寺廟上事了，和尚是弱小者，即使抵抗不了，也正是暴露出中國政治是一塌糊塗，還有什末可說？還有什末可說？

末了，我要問問我們貴同胞：王一亭居士已是年高的人，這回又勞動了他，將來他死了以後再來這種風潮該怎麼辦哪，這是我所最担心的。

從倫敦佛教會的希望說起

飯桶

「你們見到人如此的希望和批評，應該如何地慚愧和奮發啊！」我以為這都是多餘的話。

最近第八號海潮音中有法舫法師的

，要改革佛教。」僧青年受了這種薰陶

你說：自己未立牢，能做爬高的事

一篇「歐洲佛徒希望東方佛徒贊助弘法」，大意是：倫敦佛教會近因經濟短絀關係頗難維持，很希望東方佛教青年予以精神和物質上的幫助，他說明東方佛教的病態是：「殆東方各國之佛教青年，乃缺乏熱烈的情緒，而單爲自了漢了耳。」一針見血，吾無間然，但舫法師最後將責任一齊推到中國佛教青年身上來，這真是春秋筆法，我不好意思厚臉擠上舫法師的中年人的一流里去，不得不講幾句：

中國佛教青年的無組織，不自今日

始，尤其是僧青年，個個在東飄西蕩，在和環境掙扎，氣力盡了呢，只有順流而下，或是向後轉。這原因，是僧教育害了人，儘管在道，造出了無處安置，於是，除了少數走上正路以外，則多數都成了犧牲品，僧青年本身是如此，而領導僧青年的人呢，光在喊：「你們是未來佛教的主人翁，要發大心救度衆生

，一方面感覺到自己的責任重大，一方面感覺到當前佛教黑漆一團，非但無處着手，自身問題都難解決，消極之餘，另轉途徑去了，談什末團體組織，談什末與西方佛教聯絡！

嗎？中國佛教青年並不是自了漢，而是佛教制度和環境的問題，使得他們（我也不敢自外）有顧難償，加上領導者的舉棋不定，更令他們灰心另謀出路，事實是這樣的擺在我們眼前，所以，中國佛教徒不能幫助歐洲佛教而單歸罪于中國佛教青年，這，在我認爲是殘酷的苛論。

前幾月，有幾位領導僧青年的法師們在組織什末中國學僧會，宣言發表了，也有人填寄志願書了，可是到現在還不見下文，領袖是如此，小嘍嘍有什末用？有了事，領袖們會一本正經地說：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佛教青年的領袖們勉旃！ 八，十，于蘇州。

海

萍

詩

集

已

出版

通一法師編著 人海燈社叢書之三

本集以通一法師將去潮州十首爲主，（并有法師自序）以當今佛教頭腦清新之一般僧伽居士和詩爲附，和詩其廿家，作風有超出齊己貫休之上者，字間行裡，熱血絲絲，其期待佛教振作之血忱，躍然紙上，學佛人尤宜人手一編。書用八十磅道林紙精印，極爲美觀，定價每冊貳角。（可以郵票代洋）

發行所：香港東蓮覺苑人海燈社

東蓮覺苑念佛開示

霽亭法師講

林楞真記

李白說：「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於這幾句裏面，見到了人生如客，三界寄廬，充滿着人世無常，光陰不再，樂少苦多的意味。在作者原意，是感覺人世無常，必須及時行樂不可錯過了時光；在我們修道的人看來，正可當做深省的晨鐘，當頭的棒喝，趕快的發心修行，切不可錯過了這寶貴光陰與難得的人生，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見雖同，而所感覺的就大異其趣了，我現在就把這幾句話的意義，逐條地來解釋一下。

所謂逆旅，乃作客寄居的地方，是不可以久留的，我們衆生在這三界之中，也同作客一樣痛苦，六道之中，沒有那一道不會寄居過，今生雖然做人，來生變牛變馬也未可知？在這箇中間變流異趣，受盡了千辛萬苦，就應當猛省回頭，作歸家之想。

西方極樂世界，本來是我們的家鄉，阿彌陀佛就是我們的父母，家裏財寶無量，富貴無等，所住宮殿樓閣，都是七寶所成，事事如意，般般現成，所謂思衣衣至，思食食來，固無往而不殊勝自在啊！阿彌陀佛終日倚門倚闥，垂了手向虛空裏望着；但是我們衆生甘心受苦，不肯回頭真是愚痴無智，辜負了大慈大悲父母殷勤盼望的一番婆心了。倘若我們係無家，或者父母不許回家，這猶有可說，現在既然有家，

而且是極富饒美滿的家，慈悲父母又日夜勞心焦思地盼望着，而再不肯預備歸家，豈非愚痴之尤嗎？

雖然，談到歸家底這一層，也不是容易事，家鄉離這里十萬億佛土，固非赤手空拳不名一錢的窮子，在這短少時間即刻可能達到，必須多多預備資糧，途中方不致受苦，否則金盡糧絕，依舊是日暮窮途，他鄉淪落的痛苦將更不堪言狀了。資糧是什麼？就是念佛所集的功德，以及其他六度萬行種種無漏善業，彌陀經上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就是這箇道理。

且在這一期生中為時甚暫，七十古稀，百年一瞬，所謂一寸時光一寸命光，一息不來轉眼又是來生了，於這最寶貴最缺少如過客的時期當中，終朝忙忙碌碌，為名為利，人我是非，所做的都是眼前不急之務，造下生死業緣，至於已躬生死大事，沒有一些顧及一些預備，一旦大限臨頭，就手忙腳亂地無主宰，茫茫前途，依舊隨業昇沉去了。何如將此精力，用來念佛，求生淨土，一生彼國壽命無量，不老不死，天下大快樂事大有益事孰過於此？又何樂而不為呢？

世人不知此意，每作天長地久之想，凡事一點不肯讓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利己，不知利人，且為利己而損害他人，這種自私自利的行為，所以弄成世界這樣底紛亂，這樣底痛苦，四圍佈滿了殺機，這皆由不知浮生如夢所做

成的結晶。

世人之所以這樣行動，無非是欲求除去自己底痛苦，得着自己底歡樂，這種根本錯謬不良方法，反而歡樂愈求愈遠，痛苦愈除愈深，如能知到浮生如夢爲歡幾何，就應當

快快樂歸心淨土，一心念佛，得生極樂世界，才真是長生不死之道，如夢大覺，離一切苦，再不復苦，得究竟樂，常享妙樂，大家懇切來發心認真的念吧！

歸依三寶論 (續完)

芝 峯

什麼是住世法寶呢？乃是應化身的佛陀一生轉法輪所留傳下來的教典。這些教典，不外隨時隨地隨學者聽衆的程度將三十七菩提分法或略或詳的開演，在「三寶品」將全部教典分五類，如下：

「若彼有情，樂處山林，常居閒寂，修靜慮者，而爲彼說素咀纒(經)藏。若彼有情，樂習威儀，護持正法，一味和合，令得久住，而爲彼說，毗奈耶(律)藏。若彼有情，樂說正法，分別性相，循環研覈，究竟甚深，而爲彼說，阿毗達(論)藏。」

若彼有情，樂習大乘，真實智慧，離於我法執着分別，而爲彼說，般若波羅密多藏。若彼有情，不能受持契經，調伏，對法，般若；或復有情，造諸惡業，……種種諸罪，使得消滅，速疾解脫，頓悟涅槃；而爲彼說，諸多羅尼(密)藏。」

上面的分類法，也如我們中國人將所有古今書籍而分爲四庫；佛陀將所有教典，分爲五藏。但在研究佛教歷史的人，覺得這五藏分法，該在佛入涅槃七八百年後的事情，在佛

陀在世時期，恐沒有這樣的分法？況其他經論中大概祇說明佛陀說經制律，論藏都爲後來學者研究經律，所謂「分別性相，循環研覈」，或別別解釋經律，或論貫性相，製疏造論，且在現在的大藏中，找不出一部論是佛自說的？但現在是住世法寶，祇要是佛陀親口所宣，乃至學者本佛陀意義的一切著述，都可認爲住世流傳的法寶。況佛陀雖未別說一部論藏，在每部經律中凡是寶主問答，師資討論的種種問題，何嘗不即是論的體材呢？也即如十二部經之分，在一部經中就全具者，或具五六七八不定。十二部經之分即承認佛陀自分，本經中分五藏就疑爲後人所出，豈不是自陷矛盾？且佛陀當時說法，憑口說而沒有像現在的人先擬好演稿拿出來對衆讀出來，座下聽衆，也沒有把他的語句筆錄下來。現在流傳的佛陀遺教，完全由於當時聽衆記憶之力，到佛陀入涅槃後一月餘始有初次集衆的會誦，一百年後有第二次會誦，到三百年才有貝葉記錄的文字呢。所以對於這種分類法力的研究，有之果然是件美事，就沒有也無礙佛教的大體。普通的分法：或爲三藏，即將般若藏和密藏歸併在經藏中；或爲四

藏，於前三藏外並將後人的著述別立一雜藏；或名之爲大乘小乘二藏和大乘小乘各有三藏而分爲六藏；或通名爲一大藏教。綜上或離或合的藏教，皆稱爲住世法寶。「三寶品」謂：「如是教門，能除有情，生死煩惱，長夜黑暗，速能出離，證解脫果，譬如明燈，能除暗暝，使得見道。」有此住世之法寶，使我們生在佛陀涅槃後將二千年的時代。還能窺探到佛陀自證境界之理論和當時教化之盛況，引生理智之信仰向人生光明大道前進也。

什麼是住世僧寶？經中稱爲「福田僧」。並說了幾種譬喻云：

「猶天意樹，能蔭衆生。」又如曠野磧中，渴乏須水；遇天甘露，霑然洪澍，應時充足。」又如大海，一切衆寶，皆出其中；福田僧寶，亦復如是：能與有情，安隱快樂。」如十五夜日，滿有光明，一切有情，無不瞻仰；亦如摩尼（譯義爲如意）寶珠，類能滿有情一切善願。」

僧之所以稱寶，在這幾則譬喻裏說得透達極了。意思無不是表明僧寶能給予人們以快樂和智慧；如樹之蔭，如甘露之除渴，如海之產寶，如月之光明，如珠之雨物。然這種僧寶，當然不是像現在一般的墮羊僧，無羞僧，裨販僧了。故「三寶品」中說明僧格標準，需要道德智慧兼優而且是出家的男女二衆，經文云：

「第三福田僧者，所謂：苾芻，苾芻尼等，受持禁戒，多聞智慧。」

換言之：倘不能受持禁戒和沒有多聞智慧，形式雖是出

家，成爲僧而不寶了。因有持戒的道德才有感化他人的力量；有多聞的智慧，才有教化他人的辯才；於是引人向善，啓發人的理智，人與人之間都有共同真理三寶的依歸，都有共同法門三寶的修學，同爲佛陀的弟子，同來研究法藏，改惡趨善，造成功人間的樂國。這住持佛教弘揚法化的責任，完全是僧寶的天職，而自身若沒有道德智慧，就失了僧寶的資格。有了健全僧寶資格，才得當得起福田僧而無愧，故住世僧寶之名，我們應當自己來估量一下，現在一般的形式出家的僧衆，是不是歸入福田住世僧寶呢？阿彌陀佛！說也慚愧！

三種三寶，現已說個大概。三寶品特別貴重的是說明三種三寶中是指明歸依第一種真理三寶。真理是人事物的泉源；若法門三寶，是開發真理泉源的工具和步驟；住世三寶，是領導握住了工具去尋覓泉源的指導師，沒有這僧寶導師，也不能如何利用工具去開發泉源。徧泛地來說，應該通歸依三種三寶，然後人生真理，方能體驗把握得住了也。不過本經的中心是在說明般若以顯真理耳。

3. 人生的活躍

我們因爲悲感人生的寂寞去追求人生的真理，因是觀察這個世界的一切，誰能不被一切境界所困厄，誰處在人生而得其活潑自在者？三寶品中有如下的觀察：

「一切有情……各作是念，誰能與我作歸依處？除其哀患，令得安樂？此三界五道之中。天龍……諸衆之中，而求覓之，無能爲作歸依者。」彼諸天等，自未能免生死羈鎖。煩

惱緊縛，流轉三界，無量無邊，衆苦吞瞰，諸怖畏事，以貪慾望之所纏縛，況能爲我作歸依處？……而況於人及餘諸趣？以是觀察，三界六道，無有堪能拔濟我者；以是應當歸依佛僧，除佛法僧，更無有能救護我者！」

於是狼狽顯地表現出人生應過的行徑，是應當歸依三寶。然這裡的歸依三寶並不是一般愚夫愚婦向某個和尚磕了幾個響頭取得一個法名，於自己分上仍然找不出些好處來。所謂歸依三寶，是指上面已經說過的三種三寶，尤重要的是真理三寶。但真理三寶在那兒呢？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穿衣喫飯中，迎賓接客中，痢尿痢屎中，所謂「空偏十方無分別，心性平等亦復然。」真理既不是向外追求中得，也不是向內摸索得到的。就在我們有於習慣的偏見，見机爲鬼，見繩爲蛇，水中撈月，空裡尋花，追風捕影的消逝了過去，何曾見到人生的真相呢？唯有本着掃除自心所有主觀的成見，以無我的智慧，方能契合諸法自性的真實相，而發現真理，歸依真理，才於一切法中，「頓絕羈鎖」得大自在了。

我們假使於這真理絕對的抓住了，克制自我的私心，戰勝一切羈鎖的環境，於觀察生活上活躍着，這人生方成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了。

因爲於真理未有覺悟的人們，無論於何事物，都本着自我的心理，把美醜好惡的批判而起憎愛。不知美醜好惡的觀念是在於心而不在於境，一切事物的境界，原不過因各種關係而形成。如三十幅共一轂而成車；埴埴而成器；乃至我們的身體，也是地水風火各種原素以及一一心理活動而成人

；假使將一種一種的因素離絕關係，何處有實物境界的存在。唯有歸依真理的人，透達一一法的自身本來面目，了知目前因各種關係形成的事物，也不過如空谷的回聲，月下的影像而已。我是如此他人也是如此；我們的身體是如此，爲身心所感覺所知覺的一切對像境物也是如此。無一法不是幻相，無一幻相具有其離絕一切我人偏見的自身真實相。常人於一切境界中而身心起苦樂好醜憎愛等等的觀念，何殊在評論龜毛之黑白，兔角之長短呢？不但此也，乃至我們因追求物慾所起的爲一般人認爲道德行爲和非道德的行爲，於事物之本身上也何曾有罪惡和福德之分呢？然基於一般人之苦樂好醜之觀念和善惡罪福之行爲，完全由各人心理因果律所軌範，在人與人與其他動物之間，以及自身環境反映心理的作用。試看大智度論：

「若殺身有殺罪者，毗尼中言：自殺無殺罪，罪福從「惱他」「益他」生，非自供養身自殺身故，有罪有福；以是故，毗尼中言：自殺身無殺罪，有愚癡貪慾瞋恚之咎，」卷二十四頁。

殺人之所以成爲不道德的行爲，完全是根據殺者之愚癡貪慾瞋恚，和被殺者之愚癡瞋恚怨恨苦惱，兩者心理交流之作用，以及於影響他人之非惱恨心，違反理性惡感之普遍影響心理作用。自殺雖無罪，而有愚癡之咎，和給示他人以不好之印象，應負有大衆道德上的責任，嚴格的講，自殺，仍是不道德的行爲。殺人自殺已如此，於人於己有利益的行爲以及給示一般人的名爲影響，引起自他和大衆心理的共鳴，

這就成為道德聚福的行爲了。但就宇宙萬法的真實相言，這種自他損益的行爲是毫沒有交涉的，因為這些道德不道德罪惡行爲，都根據在我自他雖各別而不失其相似的熱癡瞋恚貪欲的心所發生故，於諸法的真實相加了重重的黑影。所謂「客塵煩惱之所覆，如雲能翳日光明」是也。

在個人方面講，唯有歸依真理三寶，將久被自己愚癡貪恚心理可支配的發揮指令地使其離絕；被不道德行爲所結得而失其自由的心靈，從心的深處根本的裁斷；以恢復原有的真實自由的境界。「大智度論」云：「是人爲諸結所繫，得無漏智慧爪解此諸結，是時各人得解脫。」故我們歸依真理，是在獲得智慧爪，以解脫身心境界一切結縛，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人。「三寶品」云：「譬如池水淨無垢，其中蓮華妙無染；如月蝕已重光明；亦如皎日出雲翳。」這是一片光明的智慧。

在他人乃至其他方面，不禁起了大悲憐愍心，爲何再來於此如幻的世界，自己苦惱自己，還苦惱了他人？因是本其無我無畏的精神，勇猛地說教，以顯明人生的真實相；或犧牲其幻有的軀體，表現其偉大的人格，給同類的人們以崇高敬仰的感化力量，使其有所自覺。這是一種純潔的行爲。我們有了光明的智慧和純潔的行爲。方是有無限意義有無上價值的人生，是人生的活躍。現在錄三寶品文以嚴本文之後：

「復次慈氏！若有衆生，歸依三寶，應發是心；我今此身，以生人趣，得離八難，難得能得。以善方便，當習一切勝妙之法。若我違如是上法，不求善法，則爲自欺。亦如有人，乘船入海，至於寶所，空手而歸。如是歸依佛法僧寶，脫苦方便，若不歸依，後悔何及！」

(完)



1. 首創
潮社
設計廣告
書繪圖畫
代辦各埠各種美術印刷物等
地址：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電話：二二二二號

弘揚佛法之唯一刊物
佛學半月刊
言論思想文筆內容消息出版售價
純正正確生動豐富靈通準期低廉
本刊登價全年連郵大洋五角
發行處 上海膠州路 **佛學書局**
十一弄念號
各省分局各地郵局均可代定

請用廈門振東海記珍品萬安香「即西藏香」異香勝花提神辟疫莊嚴佛土裨益人群每匣一百二十支
原價港銀一元優待購試暫收港銀九毫物美價廉實非他香所可比也
尚有萬壽線香永不退味香珠各種念珠歡迎試購

華南總經理：香港大道西五十一號光南庄。汕頭怡安街四十六號中亞公司。廣州花塔街佛教會經坊。

佛教的女性觀

(續)

(石川成章)

窺諦譯

三聖道教和淨土教的對機的女性

佛教對機的女性，聖道教中，如妙法蓮華經的對機，有如前所說的八歲龍女，勝鬘師子吼經，有阿踰闍國友稱王妃的勝鬘夫人，淨土教中，觀無量壽經的對機，王舍城頻婆娑羅王妃韋提希夫人。這兩真是個好對照。

不過，妙法蓮華經的八歲龍女，她自身雖有內證的功夫，但經中說她是娑竭羅龍王的境遇，不過是比人類尤劣的一小蛇而已，而勝鬘夫人呢，她是舍衛國波斯匿王的末梨夫人的王女，嫁於阿踰闍國友稱王而為他的王妃，乃是容姿端麗，資質溫雅聰明的孝貞淑女。故聖德太子，他的御著勝鬘經義疏的卷頭中，有這樣的稱讚夫人：

夫勝鬘者，本是不可思議，何知如來分身，或是法雲（第七地）大士。但遠照踰闍之機宜，以女質為化；所以初則生於舍衛國王，盡孝養之道；中則為阿踰闍友稱夫人，顯三從之體；終則影響釋迦，共弘摩訶衍之道。

又，釋勝鬘名者：

勝鬘者，世以七寶嚴其肉身，而今以萬行嚴其法身。故云勝鬘。

如此奉讚勝鬘夫人的德行，從此即可明瞭聖德太子對於她不以普通婦人的看待；實則，即是觀她為如來的分身，或

有修養高超的第七法雲地的菩薩。這是聖德太子對於夫人的特殊女性觀。

勝鬘夫人，既有如是完善的人格，實是女性的模範者，所以釋迦世尊，聽聞勝鬘夫人具足十大受，三誓願，並抱負攝受正法的大志願，即稱讚其善哉善哉，智慧方便，甚深微妙。

可是，聖道教中，女性的代表的對機者，雖有如是完善的人格，但淨土教中對機的韋提希夫人，她的丈夫頻婆娑羅王，開相者說相，說經過三年，山中有一仙人，命終托胎皇后而為他的太子，王的性急，不耐三年的時日，即遣使從人往其山中殺彼仙人，時，王的心怯，終遂為人諫勸而中止他的殺意。又，太子阿闍世王出胎的時候，又因相者說相，為這出產的太子，為怨兩親，王順其命，即從高樓上將其出產的王子墮落地上。這是完全沒有母性愛的事；王子長成，名阿闍世太子，後來王，夫人，共遭宮中幽囚的苦厄，這是平凡的一女性。

觀無量壽經中，韋提希夫人，於其幽囚裏，哀願告白釋迦世尊，流露其悲慟的心情，曰：

時韋提希，見佛世尊，自絕環珞，舉身投地，號泣向佛，白言世尊，我宿何罪，生此惡子？世尊！復有何等因緣，與提婆達多共為眷屬？

唐善導。觀經疏序分義解釋之曰：

合掌白佛，我自生以來，未曾造其大罪，未審宿業因緣，有何殃咎，而與此兒共為母子。此明夫人既自障深，不識宿因，今被兒害，謂是橫來，願佛慈悲，示我徑路。言世尊復有何等因緣以下，此明夫人向佛陳訴，我是凡夫，罪惡不盡；有斯惡報，是事甘心；世尊曠劫行道，正習俱亡，衆智朗然，果圓號佛。未審有何因緣，乃與提婆共為眷屬；此意有二，一明夫人致怨於子，忽於父母狂起逆心；二明又恨提婆教我闍世，造斯惡計；若不因提婆者，我兒終無此意也。

韋提希夫人，當於釋迦世尊前的告白哀願，隱蔽不言自己對兒的不慈行為，太子殘虐的不孝行為，而為宿因，以及我於宿世又何罪業，生斯惡子欲訴向佛的言詞，這即世間一般女性，蔽覆私事的辯性，如實暴露；又，她於提婆達多教唆阿闍世惹起她的惡逆心的忿恨之餘，而以何因緣釋迦世尊與提婆達多共為眷屬，兩不相關的事問之；這也是一般女性的愚痴性質，遺憾不盡的表徵。要之，韋提希夫人，乃為世間普通的平凡女性，這是明顯的事實。故於觀無量壽經中，釋迦世尊對韋提希夫人說：「汝是凡夫，心想羸劣；未得天眼，不能達觀。」善導大師觀經序分義中：「夫人是凡非聖，由非聖故，仰惟聖力冥加。」於是定善義中：「韋提是垢凡女質。」而為不足言之推論。和般舟讚中「韋斯即是女人相，貪瞋具足凡夫位」的斷定。

痛苦痛烈的反比例，如其療治這病的方法里面，是否

必要那起死回生的妙藥？故對罪障深重愚劣極了的機宜，為要救濟度脫這等極惡最下機的衆生，這就須要極善最上的妙法，所以，於淨土教，對機的惡劣，即是表示教度苦惱衆生的教法的無上勝妙的特徵。彌陀本願的一定大道，八萬四千的教法中，乃為最極無上的妙法；這如庸劣罪障的對機，韋提希夫人聞法得忍，即是這明確實證的原由。誇張淨土教的存在。

聖道教中，日蓮上人，於法華題目鈔，被說為能斷佛種，不信為體，和被視為身受五障三德的貶斥，永劫成佛不可能的女性，尤其是比人更劣的畜生界的女龍，從其即於法華會座，圓滿的示現成佛等事，這即依於圓頓法華的妙理，打破了女性非下劣的迷謬而為完善的明證。同時，恰於淨土教，以對機的惡劣行示法的優勝的見地，完全同出一軌。這是頗有注意的價值的。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示說龍女成佛相如下：

爾時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是事難信；所以在何？女身垢穢，非是法器。云何能得無上菩提？佛道懸曠，經無量劫，勤苦積行，具修諸度，然後乃成。又女人身，猶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云何女身而得成佛？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

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當時會衆，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花，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爲十方一切衆生，演說妙法。

遊雨花臺記

南京爲歷代用兵必爭之地，而以聚寶山爲京南要隘，即所謂雨花臺也。清季洪楊之役，太平軍與會國荃弟兄戰爭最烈，民國初建，迭次軍興，亦以此爲樞紐，兵禍亦酷，其爲要隘可知。所謂雨花臺者，相傳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在山巔說法，天爲之雨花，遂指此名之，有石子岡，產五色石，土人神其說，謂是雨花石云。遊斯臺者，多購之携歸，以爲紀念。余未能免俗，亦購藏數枚。初上山，路北有方公祠，卓公祠，節孝祠等，粹倫大義，亘古彌光，再進則第二泉茶社，泉名永寧，院內有泉眼兩穴，流泉汨汨，味甘而柔，其地林木蔥鬱，好鳥時鳴，徒倚細聽，惜缺柑酒，真如戴顓，所謂詩腸鼓吹，俗耳針砭也。泉東有閣，地勢較高，可俯瞰一切，陟此縱覽，見樵夫牧豎，驅犢負薪，各適其適，似於理亂之事，絕無容心者，面茶社爲永寧寺，再東行，南路即高座寺，又名甘露寺，寺之東南，有岡隆然，上築砲臺，所以拱衛南京者也。岡陰有方孝孺墓，明世祖時，靖難兵入江南，方公抗節不屈，被夷十族，自古忠臣死事之慘烈，未有如公者，迄今憑弔其墓，尤令人歎歎太息，痛恨於專制雄主之

爾時娑婆世界，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皆遙見彼龍女成佛，普爲時會人天說法，心大歡喜，悉遙敬禮。

(未完)

何張蓮覺

猜忍也。吉荅氏題詩云：「篡逆罪名成鐵案，成王何在語如山，可憐十族同流血，夕照忠墳草色殷。」徘徊片時，別雨花臺，往毘盧寺，寺爲會文正公國藩家廟，文正以戡定洪楊，有功清室，得建家廟於南京，蓋援酬德報功之例，于所在地准立專祠，是亦君主術馭人臣之一端也。然金陵克復文正兄弟，雖勞苦功高，究之爲同種相殘之事，名義非甚美，揆以愛國保種之理論，固不免爲俾斯麥所竊笑，第余平心論之，任何國家，發生內亂，欲求戡定，勢不能不出之以武力，則勦殺同種事非中國創有，惟以之侈示外人，則未見其可耳，該寺前多高僧，宏揚佛法，如印魁諦閑，皆卓卓馳名於世者，地址廣大，爲金陵梵刹手屈一指。

揚善半月刊

宣揚善德 發開佛理 研究道學

月出二冊 全年連郵五角 僑待慈善團體減收四角
歡迎試閱附 上海邑廟豫園路翼化善堂書局
郵二分即寄 揚善半月刊社啓

汕頭的佛教

隆祥

現象，這可算是汕頭純粹佛教徒集團的佛教的機關。

通一法師：未開口先聲明，我寫這

篇通訊，並沒有其他的背景，是忠實的，坦白的報告，決不敢打妄語而造拔舌之罪，要是有人說我無理的攻擊任何方面的話，那末只好請請他不要讀下去，以免煩惱而致憎恨，倒可不至增我的罪過啊！

汕頭，在從前不過是為漁戶們所佔住的一個荒島而已，自公元一八四二年開為商埠，因為它地居臨海，海航的交通便利，所以引起中外人們的注意，在最近幾十年來，居然也有高大的洋房，寬闊的馬路，其他關於文化，政治，建設，宗教，——包括耶穌天主教——等，都有長足的進步，驚人的發展，而佛教怎樣呢？也應該報告的吧，不過我對於汕頭的佛教不十分的明悉，我這里所報告的，不過一個輪廓罷了，難免掛一漏萬，這是要望讀者原諒，同時還望汕頭的佛教徒指教！好，閒話講多了，歸入正題罷。

談到汕頭的佛教，以現在比例從前

，決無什麼佛教情形可言，又沒有什麼古刹可以稽考，在歷史上可以說佛教一點兒痕跡都沒有的，現在過去的，且不去談，未來的也無須妄測，我們只捉住現在而言，據我個人淺顯的眼光看來，現在汕頭的佛教，可以分為三派。

(一) 真和尚派

談到什末別派，我時極端反對而最討厭的，尤其是在佛教的立場上不應有此種現象，而鐵般的事實擺在我們眼前，不得不加上一個派字，這一派就是一位根寬大師所組織的嶺東佛教會，有新式的洋房數幢，還附設有佛經流通處，流通法寶，會里常期住有七八位僧伽，早晚的功課甚為嚴緊，並且每天還有三枝香的佛，各方經過到此的雲水僧人，也可以到這里掛單過午，待遇都是一樣的，佛教會雖然多半是居士們理事，是以出家僧人為主體，尚沒有喧賓奪主的

(二) 偽和尚派

我想讀者看了我這麼一個標題，很為奇怪的罷？怎樣叫做偽和尚派呢，這一派本不是和尚，乃是一位很有名的居士（隱其名）所組織的密教重興會，我為什麼不爽爽快快地稱他為居士呢，為何稱他偽和尚呢，其理由，他雖然是個居士，可是他出了居士的範圍之外了，他竟以白衣的身份登大寶座，替人家作法灌頂，作大阿闍黎，你看，罪過不罪過啊！我在暑假期中，到潮汕一帶的小庵子里去參觀，竟發現了許多三戒具足的僧伽（姑隱其名）而皈依白衣，並且把一張皈依證書，以為很有榮耀的樣子掛在客堂的里面，這是多麼荒唐的事，我寫到這里真有點痛心，——比丘竟會做居士的皈依弟子了。

(三) 所謂居士派

自五四運動以來，信仰佛教的居士，多如過江之鯽，然而真是真信仰佛昌嗎

！還不是藉佛教爲……的敲門磚罷了，（也有真誠信仰佛教的，不能一概而論，這是應當聲明的。）因爲現在社會上的生活太難謀生，藉佛教的名義，什末都容易解決，又沒有做土匪犯法的危險，反而被人稱爲慈善家，大居士，阿彌陀佛！這一種得天之厚的生活，誰不願意幹呢？所以現在佛教里也就多了這一群所謂居士派了。

我在暑假期中，到汕頭去參觀佛教居士林，一進門最人注目的便是很莊嚴的洋房，兩邊設有佛經流通處，並且還出版有居士林的林刊，藉以宣傳，中間是宣教的大講堂，其他還有施診所藥部，佈置得井井有條，我看了心里是非常的慚愧，因爲我們是一個佛教的僧徒，總沒有這樣的去盡責，而居士尚能盡力的宣傳，真是難得呵！我當時除慚愧之外，只有默禱汕頭佛教居士林萬歲，諸大居士健康！

在當時由那位朋友領我們到樓上去參觀，中間是佛堂，還沒有佈置好，另外還有客室房間等，都是油漆未乾，客室里坐了幾位官氣十足的居士，在那里品茗談天，我一進去便鞠躬與他們爲禮，

，那知他們連也未動，睨而視之，我很無味的走了，跑到其他空房間去看看，見有一張章程貼在那里，我順便看了一下，住一房間要繳費洋三十元，吃一個月飯要繳伙食費六元，我心里想：這成什麼呢？這不是等於旅館一樣嗎，（也許是林中經濟拮据吧！）這就是所謂居士林了。

正題寫在這里完了。我個人還有一點感想寫在下面，望讀者不要誤會。

現在的佛教，可算是居士的佛教了，不問什麼地方，都是居士操縱佛教的權柄，假佛教以圖漁利的，首先我慢驕傲未除，藐視僧寶，這還成什麼居士呢？真正的居士應當要護真正的佛教，和佛教道學的大善知識，共謀改革整理僧制，光大佛教才對。附帶的說幾句話：要望我們僧界同胞趕快覺悟，再不要醉生夢死的過日子了，把你們的子孫，趕快的送他去受相當的僧教育庶可以維持佛門，光大佛教，有地方，有經濟長老的方丈和尚們喇，趕快的多辦些僧教育，和於社會有利益的慈善事業，文化事業等，不要再仰仗居士的鼻息了，望自己努力來振作吧！

真正信仰佛教的大居士們呀！你們要真實爲佛教而來信仰佛教，不要像那一班無賴之徒爲生活問題而來信仰佛教，招搖撞騙，神祇如來，美其名曰居士，實乃佛教中的蛀賊，我想這一種人，你們應該要痛斥他的，以免魚目混珠，皂白不分，最後希望汕頭佛教三派溶成一派，各派應該認清立場，共同維護佛教，努力宏揚，不但汕頭佛教如是，各處佛教要亦復如是才對，如果能够這樣的實行，不但汕頭佛教前途幸甚，則全國的佛教亦幸甚矣。報告完了，就此帶住，此祝
筆建！

一九三五、七、六浙瀝雨聲中寫完

護生報

地址

上海貝勒路一
電話八一七四

- △並有五色雲中
- △觀音菩薩奉送
- △營業部 道德書局
- △發售佛像字畫
- △流通各種經書

青島湛山寺之現狀

無煩

，由此可想見僕法師素行宏法之心，對於學僧培育愛護之懷矣。

通一法師道席，接奉來示，一切敬悉，令晚學報告青島佛化情形，深為樂從！但愧學識淺陋，殊恐筆難達意，惟既承垂詢，不敢不遵命以告，辭句有不當處尚祈諒之！青島地近勞山，則慙山大師卓錫此山，振興法化，後因宏法為人所忌遭誣，（可閱慙山大師年譜疏）佛法亦橫被摧殘，衰頹弗振，幾乎絕響，迄今數百年矣。逮民國十八年，有周君叔迦避暑來青，感於佛化之不可緩，乃創立佛經流通處，及佛學研究社（即今之青島佛學會）民二十年葉君恭綽消夏蒞青，亦謂救正人心，必以闡揚佛法為急務，乃倡議建築湛山寺。（青島向無佛寺）本省市長沈君鴻烈，尤以宏揚佛法，啓迪文化為己任，復有各界名流居士為之襄助，葉沈二公特請儀盧法師主持一切寺務，設立佛學院，招集各地青年學僧，以期造就將來宏法人材。僕公會居觀宗寺，受教於諦老法師座下，後寄至河北，東省，陝西，各地宏法利

生，其行化最著者為東省，如營口之楞嚴寺，哈爾濱之極樂寺，長春瀋陽之般若寺等，皆僕公之創建，及來青主湛山寺後，各地學僧來從教者，蜂擁雲集，現頗感人多室少之患。本寺開支用費，由市府月撥現洋二百圓，更有膠濟鐵路委員長葛君光庭，對於造就僧材，指導社會，亦極為熱心，竭力贊助，由路局月貼二百圓以濟其用。至本寺大眾起止行持方面，則無尊卑之分，僕老法師與衆同甘苦，以身作則，為衆表範，除每日授課外，如朝暮二時功課及三齋，必親自率同，寺中每月開支收入各款項，亦必詳細一一公佈之，俾衆知悉。晚學足跡所遊，聞見所及，華北各地叢林一般長老方丈，如是而行者，誠如鳳毛麟角

此外又有前軍長王君湘汀者，自退隱來青，日事內典，篤信佛法，自聽僕公講經後，心悅誠服，大興悲願，抱自他兼利之懷，慨然獨出萬金建一湛山精舍，作湛山寺之下院，為男女居士集合誦經念佛之所，請儀盧法師為常年導師，每值星期日，則公開演講佛法，（現講法華經）以利各界人士參究，每期男女聽衆必數百人，誠大法東來，此地佛教未有之盛況也。畧此稟告，即頌法安！

晚學無煩和南

上海慈航週報

本報以宏揚大乘佛法。消弭災劫為宗旨。內容專載古今大德宏法論文及國內外佛教時事

全年五十二期大洋壹元零四分（郵費式角陸分）
價目：半年二十六期大洋五角五分（郵費壹角叁分）
每期二大張大洋式分（郵費五厘）

如欲在佛菩薩誕日附精印佛像者全年十次大洋柒角

地址上海租界霞飛路嵩山路口

異類法緣記 (續)

震華

二 靈禽

雉

(三)齊僧安，不知何許人，持律嚴謹，禪講優暢，時譽歸之。○文宣時，安聚徒正居山，(懷州)二千餘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伏座側，若聽狀。食時則出飲啄，晚講伏聽如初。訖三卷，不復至，衆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矣。』○武平四年，安行頭陀於越州，徑至一家，呼雌雉！有一女出迎，禮拜歡喜。○女之父母以爲異；邀入設食，安問何以名女爲雌雉耶？答以初生髮如雌毛故耳。○安大笑！爲述本緣。女聞而涕泣，苦求出家，其父母欣然許之。○時女年始十四，爲講涅槃，聞即領解，至後三卷，則不能有所通矣。○自爾陞座開演，遠近赴集，說其宿因，衆亦加勤。(六學僧傳二十四)

(四)桂府城五里，有雉山寺，其始者，昔有一僧卓庵此地，日誦法華經，仍能

講說。忽有一雉，常來伏翼聽受，終第五卷，雉即不來，後八年，山下民家生一男子，年始八歲，不童不戲，堅欲投其師出家，父母聽之，一日僧浴，令兒淨背，堅不肯袒衣，僧問其故答曰：『某前師即雉也，因聽師講誦，故報爲人，今腋下猶有雉毳故不袒也。』僧因授是經，前五卷覺同舊習，後二卷則不能也。從此山以雉名，因山置寺，寺猶存也。(戒殺類)

(五)清湖廣連胤長老，住端州法輪寺。向橋(東莞張穆之別號鐵橋著有鐵橋集)曰：『吾師兄某，住山獨處，日誦法華。○恒有一雉，日來聽經，畢則便飛去。○後數日不見來，去山十里，有鄉紳某，遣使至山，謂師曰：『昨夢令徒，託生主家爲子。今遣我來相聞吾師。○然近來日夜啼泣不止，請師一過看之。』師自顧無徒，惟有一雉，輒來聽經，今不見

數日，或是彼雌，乘經功德，得爲人耶？遂往其家，彼抱兒出，即止啼歡喜，以此爲信然焉！』(鐵橋集)

雁

齊鄴東覺大寺，沙門僧範，姓李，平鄉人也。○善解書，時稱府庫。晚年出家，經論諳委，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講經。○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雁飛下，從浮圖西來，順行入室，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遊。○又於此寺夏，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經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鵲鳥，飛來入聽，講訖便去。(法苑珠林二十四)

本刊重要啓事

本刊讀者以國內居多數，往來滙兌，甚感不便，茲爲便利讀者起見，滙寄訂費捐款，請以郵票代洋(以一角者爲限)如在十元以上者，可由當地銀行滙寄香港中國或交通銀行爲盼！

海吟集

大庸選

贈別通一禪師之香江十首

李其禮

皎月照床明，陽關恨閒生！欲將盈缺意，
繪出別離情；垂柳難拋棄，烟霞畫不成，
明朝歸去也，兩地夢魂驚！
送汝香江去，離亭淚暗彈！贈言作把袂，
努力須加餐。憐我思依依，祝君路慢慢，
何時樽酒會？共慶月團圓。
君歌楊柳曲，我唱大江東，處處折楊柳，
聲聲呼老通，離情湧別緒，心事亂幽衷，
寄語芸芸者，能無淚點紅！
異鄉原冷落，到處斷人行，占得離騷怨，
飛來別恨聲！須臾應有淚，瞬息奈無情，
愁緒如春草，更行更遠生。
清宵聞羌笛，之子歌陽城，恨罍杯中白，
黯然曲裡青！低徊詢遠道，昂首祝前程，
望眼因風遠，何能割別情？
狂風無奈意，吹徹簾文清，萍聚潭難得，
鷗蓬總薄情！瀟瀟斷客夢，點點逐人行，
貶到陽關去，勞君唱渭城。

禪友別瀛洲，西窓淚欲流！低徊相暗約，
昂首已行舟。影與君同遠，歌和我共愁！
瀛洲人悄悄，斜月正如鉤。

河梁一片月，照得幾人愁！才與証相識，
又逢動別舟。關山勞夢想，離恨幾時休？
舊侶瀛洲別，前程如水流。

有友今朝別，勞勞送客隄，一聲悲遠道，
兩地斷腸時！不盡依依感，頻添戀戀思！
良朋休氣短，珍重正相宜。

咸感今離別，如何不淚垂？相隨猶未久，
別後知何之？行役原無定，歸程安可期？
柔情牽弱絮，無力縮相思。

廿四年四月廿三脫稿

於綠園

重遊崇福寺有感寫呈

闍福上人并簡顯光因舟諸

友（有序）

竺摩

寺在慈谿城西山中，爲淨寬老法師
故居。太虛大師昔曾書「有福山林今
得主，多情天地此留君」一聯贈之

，其勝況可知。庚午夏，靜賢法師
嘗偕予自芳江渡來這暑其地，歲月
匆匆，轉瞬五年有奇矣。寺主闍福
上人，慈心應物，梵宇重新；而賦
性幽雅，閒來荷鋤種花植樹，深得
烟霞中趣！以故奇花異卉，繁盛周
遭，三徑不荒，四季常春，出入其
間，儼如置身於花城中；悠然自得
！昔人謂「齋僧獻蔬果，供佛摘藤
花」，可爲上人咏矣。唯檢舊日師
友，已少靜賢法師，興盡悲至，予
不禁重有感焉！援筆記之以悵云：

山藏玉宇靜無塵，曾憶當年偶寄身。踏
破芒鞋還此日，山門面目煥然新。

竹影離離侵綠苔，紅花枝裡白花開，園
庭多少佳花木，盡是上人一手栽。

乍合邊離意脈脈，綠窓細語入玄微；山
形畢竟無今古，人事原來有是非！

築亭端爲解心居（山後園中有解心亭，
庚午夏主人以把茅蓋就，可解心，可納
涼，亦可吟讀，額其名者爲靜師，今亦
重建一新矣。）師記文章屬我書。今日
解心人不見，秋聲千點獨躊躇！

六祖大師 (續)

汪冰予

「竟有這樣的霸道的事呵！」惠能低低的太息着。

那東邊木欄欄一堆人里這時突然不起來像多少人在嘈囂：

「這還了得，青天白日竟有這樣野蠻舉動！」

「你講吧，別說一個小縣令的兒子，皇太子可也不能這般無理呢。」

「依俺～古性兒，娘娘官司打到部里非損掉這小子爺的紗帽不可……」

「對的，張大哥話有理，難道沒了公理？沒了王法？」有一個接了這末一句。

「公理？王法？有可有的，只怪他媽的一班下級胥吏太會仗勢欺人！何況下情不能上達，當今皇上只會坐在後宮里同女人鬼纏，他管你媽小百姓的鳥事，橫豎法律祇能控制了沒有錢的小百姓的！」

其中好像便有一個飽經世故的人大聲竭力的分開了衆人的嘴喊：

「各位弟兄們話都說得是，但是——聲音就低了一大半下去：

「但是可有一層，縣令兒子打死人有公理當然會有辦法，諸位這樣舉動：

不過，不過，……依我意思還大堆兒散去的好，因為，因為……」

「因為什麼？有公理？有他鬼的吃人辦法！小百姓的命不及一隻小花狗，媽的！百姓沒得日子過！」那個叫張大哥的像牛一樣的嘆：「我們沒有日子過呀！沒有日子過呀！」

這樣一聲喊，膽小的竟跑了多少，場上經過了一陣騷動到覺得稀稀散散的沒有幾個人，那顆大樹到老在那兒搖曳着。

這形勢，難免沒有一個慘痛的結果的，惠能雖然同大家一般的義憤填膺的在那兒睜大了眼珠冒火，可是他心中却有另一種的想像，他覺得在時代講公理那正等於從空中將風撈在手中一樣的不可能，這世界，已經造成了強欺弱

的世界，幾千年來都是這樣的演進着，要改造這人心，不是鎗刀可以奏效，非得有一種無形的感化式的訓導才可以挽回這一點點厄運。可惜自己天賦了一個愚魯的人，那一世，那一世我才能嘗試到這工作呢！

「那一個女人沒有犯法啊！可憐那一個無辜被強權宰割了的人啊！」惠能離開那廣場後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事體巧得很，當惠能走過那籬笆園子的時候，旁邊一家裡走出一個白鬚美髯的老人來向他買柴，

「喂你這小伙子幾天沒上城？哈哈哈哈哈！」

「哦，我當誰，原來三太爺。三太爺一向康健？」

「還不是這樣，老活在這兒抽！」

「今天又要柴嗎？這里全是頂尖貨。」

「家里過一天再買你的，這兒有多少統送到短街我那店舖子去吧，我已同他們講過了，銀子就在那兒付給吧。」

老人這時望了他一眼，臉沉默下來：

「路上得當心點！剛才縣里行文要

人，那大場子上有多少都被解差鎖了走，原因又是爲了有反叛除謀。唉！說話都得顧慮着一顆腦袋呵！尤其你們這班少年人！」

「什嗎？！惠能怔了一怔，『縣里行文拿人嗎？誰又犯了罪？那寡孀婦不是被他兒子打死了嗎？那個女人沒犯罪啊！』」

「誰說她犯了罪，連那些被捉的人也沒犯罪哪，這世界，祇有合着眼皮挨時光，認真了一樁事都看不入眼，你們居在鄉間，還少受點悶氣呢！」

「那叫張大哥也鎖了嗎？」

「誰曉得，統統鎖了七八個人，每個人像猴子一般的圈着鍊，慘呵！……」

「老人像有眼淚了，顫顫的說。」

「小伙子，你——你送我到店里去吧，路上當心點，我真不放心你們這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呢！你們這些年輕的人呵！……」

那老人揉揉眼，惠能別了他將柴挑到短街那米店里付了銀子出來，看見解差的高高的舉着「拿人」的小方牌又出來搜獲餘黨，惠能從鼻子里哼了一口氣，

也不管他，肚子像轆轤的叫，他就跑進一個小飯店里去，那飯店是他們賣薪人常常聚頭的地方，在這條街上有名的叫興盛飯店。

吃了飯又坐談了一刻，走出興盛門外沒五六十步，忽然見到一個旅者蹣跚在鬆軟的土地上像患神經病那樣的翻着兩片紅唇，隱隱在那兒嘰嘰咕咕像讀經，惠能心中突然就像被一個巨大的手扭轉了一下，他臉上冒了火，他看看那人同樣在那兒見過一樣，但是再也記憶不起來，他像畏懼那人，也像喜悅他，幾次想走上去施禮，總覺羞澀，他便將身隱藏在一梁土牆後面竊聽。那人同沒見到有人窺伺他一樣子捧着本子高聲的朗誦，音調是那末樣的感動了路人的心弦。

「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應如是生清淨其心……」

惠能在牆梁後面聽一句，心中震動一下，腦子也隨着清淨，他便躲在後面頻息聲氣的靜穆的凝着神在聽下去：剛才那好勇鬥狠的心像被風吹得一絲痕跡不留。

「……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惠能若有悟澈似的以手按住心頻頻點首，「呵！誰能撇棄了六塵而不將管弦聲色留戀在心里呢？」正當自己這樣問着自己的時候，那人的聲浪又繼續的刺進耳鼓：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聽了這八個字，心同明鏡一般的澄澈得能將塵寰照穿了一個空洞，便覺得這一個軀骸長在身上是多事，當然，這時我們的惠明已經受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洗禮同剛才肩着柴的惠能已判若兩人了，這該是多麼慶幸的事呵！

那人依然朗誦下去：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

這時轉變過的惠能在牆後再也按不下心了，雖然他已經從七情六慾的掌中逃回了本來清淨的本位，但他仍不知道那人是在讀什麼經典，及從那兒來。他便沉靜的探去了頭走到那人面前嚴肅的行着禮，那人笑容可掬的也答了，目不轉的望着惠能，惠能竟說不出一句話

，臉老是那麼熱烘的。

空氣就同秋天蕭瑟淒涼況味一樣，默默地，默默地。

『先生貴姓哪？』那人到先衝破了沉寂，口辭非常的婉轉動聽，他看着惠能心中像有了寄託一樣。

『盧……盧惠能只吃吃的答。』

『噢，盧先生也願意研究佛典嗎？可慶的事。』

『那敢，你喊我惠能吧，先生這名詞怪膩人！』

『好，我改口吧，惠能你也願意嗎？』

『是的，我很願意，但那是什麼經典呢？』

『金剛經。』

『從那兒來，得到這經典呢？』

『這經嗎？東禪寺。』

頓了一頓，繼續又說：

『——東禪寺里啦，在蘄州黃梅縣，那里主化是五祖忍大師，人非常和善，同佛一樣。門人極衆，大概有一千多人。一月前我從那兒禮拜，聽到此經。五祖忍大師並且常勸導僧伽及一切有緣

的善男信女們誦讀金剛經即可見性，直了成佛。惠能，你也願意讀嗎？』

『我嗎？可不僅非常的願意，並且我決定想去東禪求法。可不知有多少路？』

『那你真是一個超人啊！』那人非常滿意的祝福着，『我願你成功！』

『幾天可走到哪？』

『大概需要三十幾天。我祝你此去一帆風順！得了法不要忘懷我這沒有名子的人喲！』那人說着緊捧着經也不作別逕自一溜烟跑了。

佛教新聞

記者

——香港——自何張蓮覺居士等聯名發起恭請

悅西法師在東蓮覺苑宣講發菩提心論以來，每晚聽衆極爲擠擁，講堂設寶覺女義學大講堂，屋宇宏敞，空氣流通，置身其間，恍入清涼界裡，加以法師舌燦蓮花，每晚講畢，必另說一佛教故事，以啓發初機者之正信，洵爲法會中之別開生面者也。又每晚翻譯由寶覺女佛學社甲級學員慧真黃柳珍李圓真林

惠能眼看着那人走遠了，心中恍有所失的站在那兒發怔，好半天才吐了一口氣，自己埋怨着自己，『唉，爲什麼我不會問那人的名子呢！我真可恨啊！』

這一個下午惠能是悵然的走回了家。途中曾聽人說張大哥他們都被抓了，連那個會說嘴的人也在座。那個打死婦的壞蛋到若無其事的又騎着馬在街上亂撞，惠能雖聽到都像沒聽到一樣，祇帶着自己的影子，從黃昏里慢慢隱去。

——第四節完——

朗真四人反復輪流，其口詞明晰，層次分明，頗能博得一般聽者讚許云云。

——常州——常州天寧寺爲中國著名叢林，寺中附設學戒堂，專門培育一般僧青年之普通佛學知識，近住持証蓮和尚頗能銳意改進，已請僧教界之先輩現月法師改組學戒堂，使其趨于現代化，務使造出之人材能適合近代佛教所需要，誠爲難得也。

武昌佛學院永學(智藏)法師青年

俊發，志趣高人，平日讀書極勤懇，對人亦極謙順，年來著作，發表于佛教各刊物者甚夥，頃以秋疫，歿于漢口同仁醫院，武昌佛學院同學會刻擬為其編集遺著以垂永久，唯此事大，非有鉅量金錢不可，刻已發出通告，徵求各方大德贊助其成，按永法師生前同學極多，想能各就力之所及，以助其成也。

潮州庵埠市地接汕頭，文物繁盛

市中有靈和寺，近為當地紳士林桐門林翼庭陳子豪等發心整理，組織念佛社，近更徵求書報以嚮當地佛教信徒，茲錄其啓事以當介紹。本社創立，以闡揚佛法陶鑄文化，增進人生福慧，造成世界安樂，並注重精修淨土，自利利他為宗旨，輒近世風澆漓，人心日壞，中外皆然，詭譎殘忍，相習成風，法律不能治之，道德不能規之，自害害人，相率入於苦海，蹈於火穴，猶沉迷不能醒悟，雖有仁人君子，欲謀救濟，亦多束手，而無如何，同人等，以為挽此世界之鉅禍，捨佛法無他術焉，佛法非法律，其足以制裁人心，較諸法律為尤

森嚴，佛法非道德，其足以範圍人心，較諸道德，為尤美善，同人等，各抒悲願，共秉至誠，茲聘嶺東僧學院智誠法師蒞社指導，組織演講會，設立佛經書報室一所，陳列經報，啓發民衆知識，補助社會教育，期通文達義，種般若之靈苗，可望見性明心，培菩提之道本，惟以法門繁博，非管見所可窺，教海汪洋，豈盡測所能盡，若不廣為採集，未免囿於見聞，伏維

海內外諸大善知識，度生願切，救世心同，想必樂於贊成，好為資助，或淵源國學，或浩瀚經文，或名家撰述，或古德譯傳，或最近出版佛學刊物等，舉凡足為勸善懲惡摧邪扶正之資料者，懇請賜寄多種，保存本社，供衆研覽，用作他山之助，俾廣法水之沾，畛域何分，共勤善舉，自他兼濟，廣植慧根，是為啓。

惠書 廣東潮安菴埠念佛社經報處 住址 菴埠念佛社經報處啓

此次國內水災，慘不忍言；尤以湖北山東一帶為甚。仰光中國佛學會得悉後，隨即召開理事特別會議，經議決以該會名義，向全體會員勸捐，昨已募得數百元，衣數百件，已託仰光中國領事館速寄災區散發，現仍繼續勸募。會員中得此消息，開將買菜錢及小孩糖果錢，都省出助賑。該會導師慈航法師(太虛法師弟子)為提倡計，乃將自所用之念佛珠一串，價值十數元，亦交辦事人收入變賣助賑云云。

鎮江省會義務教育，原定本年設

一百學級，嗣因經費籌畫不易，

先成立五十級，開辦費由地方捐募，至于校舍，能捐款建築者即行建築，否則惟有暫借公所祠堂庵廟應用，經省府令飭教育廳執行，早經分別予以指定，不久即可開始上課，現省會被指定借用之庵廟約三十處，各該庵廟僧尼，以其度修持之所，用此作為校舍，認為有礙清淨佛地，除於前日在縣佛教會開會討論外，昨特集合僧尼二百餘人，由縣佛教會雪松，長壽庵智泉，甘露寺竹舫，超岸寺寶光等為代表，赴省黨部，省政府，縣政府，商會，公安局，教育廳，面遞呈文，及陳述痛苦，理由分為八項，

遞呈文，及陳述痛苦，理由分為八項，

大意，(一)兒童喧囂，有礙僧徒修持戒律，(二)大殿爲佛徒誦經之所，不能同時爲讀書識字之地，(三)(與二同意)(四)佛像羅列，易使兒童認識錯誤，(五)貧苦小庵，以大殿佛事爲生，義教佔用，生活無着，(六)廟寺非公共場所，(七)俄日未以教堂爲義校舍，(八)引國府通令，不得佔用寺產，省黨部由石主任代見，省府由萬科長代見，縣府由葉科員代見，商會由趙顯伯代見，公安局由李科長代見，教育廳由陳秘書代見，均允轉達請願之意義，至五時各僧尼遂分別散去，記者向各機關探聽意見，大致以僧尼所呈請八個由理，希非故唱高調，查各校以借用性質，臨時向各庵廟指定爲校舍，雖非侵佔寺產，深恐久假不歸，貧小佛堂，藉佛事爲生之庵廟，有補救之必要，聞教廳對於此項，將召集委員會討論兩全之方，至於大庵大寺餘屋甚多，殊不應不顧公益，而設詞拒却云云。

——上海——
杭州市佛教會常委釋月濤(法鏡寺方丈)等却非(靈隱寺方丈)本達(照慶寺方丈)等三人，前聯名延請律師，具狀第二特院刑庭，自訴慈航週報誹謗罪，並附帶追償損害賠償洋國幣一萬元，經該院奉狀，曾一度開庭審理，當以自訴人未將慈航週報發行人姓名列入，故無從傳訊，遂諭改期，昨日該案由陳樸生推事在刑二庭傳訊，自訴人未到庭，由律師代表署稱該被告等，散佈文字流言，誹謗自訴人等名譽，請求依法懲處等語，被告慈航週報，由發行人紹興人鍾利建，及副經理邵縣人劉悟西到庭，詰之鍾供，年五十一歲，所刊稿件，確有根據，按杭縣寺宇鱗次櫛比，平素香火鼎盛，惟年來日事衰敗，寺規亦漸趨破產，在此情況下之，杭城佛教會應如何負全責整飭之，而使佛教發揚光大，故本刊之文字，實係一種忠告性質，並無任何用意存乎其間，且該稿未將人名列入刊出，何能構成誹謗？查該縣佛教會，係去歲三月成立，發起人係却非聖裔惠宗等，旋却非任主席，聖裔惠宗各任執委，乃各僧不思挽救既頹之清淨佛教，竟日趨腐化，却非且與某四姨太太有染，曾被捕於杭縣公安局，當時消息透露後，曾被杭縣新聞記者顧某

發表新聞，爲此却非復與顧某發生重大交涉，聖裔則會因盜賣寺產，被人在浙民廳告發，惠宗則爲吸食鴉片，被拘判刑，凡此種種，有案可稽，我儕爲新聞界中人，對此行將沒落之佛教，當力加忠告，其中僧人有良好行爲者，則當代爲宣揚，實無絲毫惡意與誹謗云云，訊之劉供，年五十四歲，住貝勒路四十二號，關於各方消息刊登本報者，咸有相當之根據與事實，否則不予登載等語，庭上核供後，諭改期卅一日再訊。

——續——
杭州市佛教會常委務委員靈隱寺方丈却非等人，前以慈航週報社，六月十七日報上刊登杭州理安寺掉換住持新聞，內有指摘杭佛教公會誹謗佛教界全體毀損名譽之嫌，共同委任顧肯夫律師代理，具狀特二法院刑庭，對慈航週報發行人鍾利建(字康侯紹興人)等。提起自訴，控以妨害名譽，請求依法訊究，附帶民訴，判令被告將判決書刊登滬杭各大報并追償名譽損失洋一萬元等情，業經三度開庭專訊，各情已誌本報，昨日上午，由二院陳樸生推事開

庭續訊，却非本連偕代理律師到案，訊之鍾利建供，慈航週報所刊文字，對於杭市佛教公會并非對人問題，即聖裔之盜賣寺產一節，亦屬事實，並非虛構。旋由自訴代理人顧肯夫律師陳述，略稱被告等上次在庭上所供，有牽涉四姨太太一節，當時有顧一于其人，假冒新聞記者，四次至靈隱寺造訪却非，意思敲詐金錢，經却非拒絕，旋由本案第一被告鍾利建從中調停，但亦被却非擯斥不允，杭市報紙，即有此種新聞刊登，却非因係被誣，亦即登報啟事聲明辯白，嗣經徹風通信社社長陳小圃查知顧一于冒充該社記者，在外敲詐，當即訴諸當地法院，結果判決顧能三個月徒刑，有案可查，致於聖裔之盜賣寺產一點，實亦由鍾所誣訴，因鍾向在佛教會中任事，旋由會辭歇鍾之職務，但佛教會有款一千元，存於鍾處，向之索還，鍾即不滿意，遂向法院控訴，已經敗訴，此案尚在行政訴訟中，仍未結束，至惠宗吸煙被罰，實際惠宗并無嗜好，亦無煙癖，因杭州各寺廟全靠春秋兩季香汛，香客中或有携烟具違禁物毒品上山，廟寺

中僧人，自當不便加以干涉，某次由鍾密報保安處拘捕，而携帶毒物之香客聞風逃走，致惠宗蒙冤，被處罰金三百元，總之慈航週報所刊文字，完全有對自訴人等誹謗毀損名譽之行爲，應請訊辦，庭上核詞後，向兩造詳訊一過，後因第三被告未到，遂逾期十六日再訊。

編者的話

編者

本刊上期開始發表魏諦法師翻譯石川成章先生的一篇「佛教的女性觀」，因爲全文將近萬字，不得不分期刊載，上期所刊，只是一個開端，不意竟有許多女界讀者誤會我們故意刊布侮辱女衆文字，殊不知該文原爲推崇女衆者，不過在文法上，是先反後正，大家還沒有讀完全文便妄起猜疑，這真是笑話！希望女衆讀者耐心點，如有意見請讀完全文再說吧！

本期飯桶君一篇短評，在大體上說我是讚同的，假如僧青年自身不振作，一味卸責於領導者之不力，這，也是一

——福州鼓山爲全省名勝冠，自唐代建有湧泉寺，廼聖晏國師開山以來，歷出賢聖，如現在住山之虛雲和尚，亦是該山受具者也。寺前建有迴龍閣及魚池亭，深有歷史關係，不幸昨歲底遭火焚燬，聞者惜之，今春諸檀越善信倡議重建，現已興工，大約于冬月便可落成云云。

種苛刻的看法，本刊各欄地位完全公開，言責全由作者作負，並不是說社言欄里就完全代表本社的意見，我們覺得來稿所言倘有理由便按其性質分類刊出，至于公開討論，本刊絕對歡迎，請大家不要誤會！

「汕頭的佛教」的一篇通訊，其中將和尚分爲真偽兩派，原很牽強，我們希望真和尚要真正努力，使佛教光榮起來，僞和尚莫再以僞亂真，造作地獄之因，同時，希望比邱莫再以飯依居士爲榮，快的覺悟，要知道這是最耻辱和無知識的表現。

人海燈

第二卷 第二十一期
民國廿四年九月五日出版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 行輯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利士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本刊定價表

每月兩冊	預 定			零售 每期五分
	全年	半年	時期	
	廿四冊	十二冊	冊數	
定費先惠	一元二角	六角	本港	郵費四分
	一元二角	六角	外埠	

本刊徵稿新例

一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 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 來稿請註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 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一 對於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 來稿一經刊載，除酬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為特約撰述。

一 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 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為妥當。

本刊廣告刊例

一 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 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 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 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 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一)(二)(三)(四)(五)

二 三 四

一 爲 併 請 結 專 化 運

上海和民坊五號佛教日報社謹啓

報名下一長方。每日計洋十元。半行四元。
一四版中縫長行。每日計洋八元。半行三元五角。
二版中縫長行。每日計洋七元。半行三元。
三版中縫長行。每日計洋六元。半行二元五角。
封面上短行。計二十字高。每日計洋六角起碼。
二三四版下面短行。計二十字高。每日計洋六角起碼。
角。五起碼。

運啓者。本報爲應法界同人需要。發揚大乘教義。普及佛
化。特出一張。內容分評論。格言。人言。新開。廣
出。緣以。來。文苑。廣告。欄等。勝義。世諦。道俗。共賞。
結。法。起。見。訂。承。種。種。優。待。辦。法。詳。列。於。下。如。承。訂。閱。
請。將。份。數。在。後。列。定。報。單。內。分。別。填。出。連。同。報。費。一
併。交。本。社。即。當。按。日。如。數。寄。奉。倘。荷。鼎。力。介。紹。流。通。尤
爲。歡。迎。

不論個人團體。一次定閱本報三份至五份者。八折收
款。報費須於訂報時。一次付清。如零星匯交。仍照單訂
但。報。費。目。計。算。奉。寄。份。數。須。分。寄。者。亦。得。照。上。條。辦。理。
壹。份。價。目。一。次。定。閱。多。份。須。分。寄。者。亦。得。照。上。條。辦。理。
如。一。次。定。閱。多。份。須。分。寄。者。亦。得。照。上。條。辦。理。
凡。本。報。訂。戶。登。載。廣。告。如。係。訂。閱。三。月。照。廣。告。原。有
價。目。九。折。收。款。如。係。訂。閱。六。月。照。廣。告。原。有
全。年。者。照。原。有。價。目。七。折。收。款。如。係。訂。閱。一。年。照。廣。告。原。有
體。有。俱。同。此。例。非。本。報。訂。戶。不。適。用。之。
如。有。願。推。廣。弘。法。者。除。批。發。價。目。面。議。外。餘。悉。照。派。代
表。處。章。程。辦。理。函。索。即。寄。
定。報。價。目。本。埠。三。個。月。洋。一。元。六。個。月。洋。一
元。九。角。全。年。洋。三。元。六。角。
國。內。及。日。本。每。月。洋。五。角。三。個。月。洋。一。元。四。角。半。年
郵。票。以。一。分。半。分。爲。限。餘。不。收。郵。費。在。內。報。費。先。惠。

香港廣鉅源出入口莊擴充舖面遷新和興西街二十號
▲處理經總會興重教密安潮▲ ▲行發約書特局學佛海上▲

貨真價實 歡迎賜顧
流通

三藏經典 佛像圖籍 陀羅尼被 顯密法器 僧侶用品 罐頭素食 名山念珠 星月念珠 西藏楠香 正茄沉香 安南沉香 檀香貢香 降香速香 崖花刻香 東莞女子香 燒香塗香